

宋海屏論著

文史論叢

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

宋海屏論著

文史論叢

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出版

學經叢書
第一輯之一

文 史 論 叢

平裝一冊定價新臺幣捌拾元正
精裝壹佰元正

有 著 作 權



翻 印 必 究

論 著 者 宋

發 行 者 劉

發 行 及
印 刷 者

海 修 屏 橋

新 文 豐 出 版 有 限 公 司

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四〇六四九號
郵政劃撥：一九七五·三八一八六二四
電話：三三一九七五



作者簡介

宋海屏安徽廬江人，安徽大學文學士。曾任國立重慶大學、上海法學院、東吳大學、台灣師範大學、國立政治大學、輔仁大學、文化學院、國立中央大學等校教授。暨政工幹部學校文史系系主任，考試院典試委員，行政院參議，上海神州日報主筆等職。現任美國華美日報主筆、新聞評論社社長。曾著中國文學史（學生書局出版）文史小言（開明書店出版）詩經新譯（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）文章作法概要（聯合圖書公司出版）學生萬字字典（環球書局出版）等書。

文史論叢序

最近我在新生報上看到新文豐出版公司徵稿啓事，細閱之後，至表贊佩！因爲我知道這家出版公司，多年來已出版過大量的佛經、醫典及文史哲學等書，頗受衆多的讀者愛戴，尤爲學人所重視。堪稱當前出版界之勁旅。

此次徵稿旨在發行「學經叢書」與「創作叢刊」兩種；計劃遠大，目標正確，搜羅廣富，取材精審；誠時下一般出版家難以做到的事。因此筆者有意在「學經叢書」組出版本書。但短時間內不易寫出什麼有份量的書，於是商諸公司負責人劉修橋先生，先把我近兩年零星寫成的十幾篇文史方面的論文，集成一冊，定名爲「文史論叢」。

十餘年前我也曾收集過十幾篇文史論文，由台灣開明書店印行；書名「文史小言」。這書名是書店編輯部決定的，當時我並未細思就應允了，現在想起來書名與內容不十分貼切。這次的書稿，雖與「文史小言」性質相類，而決定名曰文史論叢者，蓋以古人寫作體例，大要可分爲「著作」「編述」「論纂」三類。

所謂「著作」，是專指創造性的著作說的；無論書的內容是言情、是說理、是記實，……重要的是發前人之所未見、說前人之所未言的，第一次在此書中出現，才算是「著作」。

所謂「編述」，是在許多可以憑藉的資料之基礎上，加以提煉製作的工夫，用新的義例，改編為另一種形式的書出現；儘管內容不是創造而是從別的書中摘取來的，但是只要經過細緻的剪裁，靈巧的鑄鑄，把舊材料變成適用的東西，這便是「編述」。所以孔子曾說「述而不作」。

所謂「論纂」，「論」字應該是命字的增添，「命」字是「令」（令是集合的合字）「冊」二字組成；本意是集合有價值的言論，排比成書的意思。漢書藝文志解釋「論語」一書得名的由來：「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夫子既卒，門人相與輯而論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」後漢大思想家王充，才氣縱橫，但當他完成一部大書稿的時候，別人贊他是一部了不起的大著作，他卻說：「非作也，亦非述也，論也。論者作、述之次也，五經之興，可謂作矣；太史公書，可謂述矣」。（見論衡對作篇）故將自己的大稿，定名曰「論衡」。與內容十分吻合。由此可知古人取書名對「著作」「編述」「論纂」三者態度之

謹慎了。筆者素信斯言，此冊書稿不能稱著作，稱編述亦不貼切，故稱論叢。

全書收集十幾篇文章，其中有幾篇是值得在序中一提的：

①「永樂大典鈎沈錄」一文，雖僅用八千餘字寫成，而找資料却花了幾年的時間，跑了許多的圖書館及私人藏書之家，最後始克定稿的。在此謹向提供資料的先生們致謝。

②「論管子及其著作版本」一文，是筆者在國立政治大學開管子一課時的講義前言，幾經濃縮修改而成，也算花了不少的心血。

③「太平御覽成書考」與「太平廣記的內容與版本」二篇，是爲答覆日本京都帝大研究漢學的朋友而寫的。因爲十餘年前日本津田先生和我討論「冊府元龜」一書時，我寫過一篇「冊府元龜成書考」以答之，現收在「文史小言」中，所以後來日方朋友歡喜和我討論中國書目錄、版本、校讎等問題。

④「孔子的祭典與封號」，是答政大諸畢業同學而寫的，找資料也費很多的時間。其他尚有關於考據文章幾篇，因我藏書不多，讀書尤少，如有疏漏之處，敬請讀者指正之。

民國六十六年秋八月海屏寫于台北志安大樓

文史論叢目錄

作者簡介

自序

上 篇

永樂大典鈎沈錄

論管子及其著作版本

太平御覽成書考

太平廣記的內容與版本

中國文學史自序

談孔子的祭典與封號

左傳引詩輯錄

一

一五

二三

二九

三五

四一

四七

劉知幾及其名著史通

六一

吳兆騫流徙雜考

六五

前人鑑別僞書方法

七三

下

篇

談南朝文學

七七

論唐詩

九三

論宋詩

一七五

關於我的「文學史」

二一三

中國文學史再版序

二一九

哲學與科學

二二三

「說書」散記

二二七

文學上的修辭與造句

二三三

寫給「六朝松」

二四五

永樂大典鈎沈錄

一、前言

永樂大典成書是在公元一四〇八年，距今已五百六十九年。此書確爲一統馭萬類之巨製，惜乎歷盡滄桑，現已殘存無幾；故其成書及散亡之情形，鮮有論述者。遜清末葉至今，僅三數學者專文考論是書。就筆者所見：

- (1) 藝風堂文續集卷四所載繆荃孫先生之永樂大典考。
 - (2) 學衡雜誌第二十六期（民國十三年二月出版）所載袁同禮先生之永樂大典考。
 - (3) 圖書館學季刊一卷二期（民國十五年六月版）所載李正奮先生之永樂大典考。
 - (4) 正風文史季刊創刊號（民國二十六年三月）所載郭伯恭先生永樂大典考。
- 以上四文重點：(A)詳查明史，抄出編輯大典者之事略。(B)詳考大典之副冊。(C)

遍搜大典輯佚。(D)殘冊現存何處、何人之手，列表說明。吾人今日撰寫此文，深佩上述四文作者之細心蒐求史料，及其淹博之史識，正確之史評；使筆者受益良多，省力不少。惟大典成書之始因、何人主持其事、及其編印情形，仍屬語焉不詳。竊思狗尾續貂，增補前人之遺，冀開來者考稽此書之趣，或有引玉之功也。

二、編修大典之始因

中國自漢以降，魏、隋、唐、宋各朝，政府皆專設機構，以整理古代遺留之典籍。惟元代起自朔漠，雖入主中原九十三年（公元一二七七至一三六八），初無文字，用畏兀兒文字（即今之維吾爾文字）兼用漢字；以後八思巴喇嘛製造新蒙字，字母僅四十一個，拼成千餘字。此種無文字之蒙古人，焉知整理典籍爲何事？故朱元璋得國，即有整理典籍之鴻圖（明史中有詔諭可證），傳至雄才大略之成祖，繼其父志，着手整理圖籍，此其原因之一也。至於成祖之即帝位，方孝儒等學者多譏其爲篡逆；後方孝儒割舌慘死，天下文士多爲之不平。成祖爲籠羅天下文士，希望平息海內不平之氣，消除文士之反抗力於無形，乃詔修大典，使當時文壇名人，皆全力從事整理典籍之工作，無暇他顧，

此大典修編原因之二也。

永樂元年（公元一四〇三）七月初一日詔諭翰林學士解縉、胡廣、黃淮、胡儼、楊士奇、楊榮、金幼孜等七人。詔曰：「天下古今事物，散載諸書，篇帙浩繁，不易檢閱。朕欲悉採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；而統之以韻，庶幾考索之便，如探囊取物爾。嘗觀韻府、洄溪二書，事雖有統，而採摘不廣，記載太略。爾等其如朕意：凡書契以來，經、史、子、集百家之書，至於天文、地志、陰陽、醫、卜、僧、道、技藝之言，輯爲一書，毋厭浩繁。」此七人辛勤博採，分類編輯，至永樂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書告成。解縉等上表呈獻，成祖賜名爲「文獻大成」。以時短人少，草草編成，不滿上意，乃命重修。

永樂三年正月，設立編修局於文淵閣，重修文獻大成。命太子少師姚廣孝、禮部尙書鄭賜二人爲監修；刑部左侍郎劉季篴爲副監修。是年四月鄭賜病卒，乃命翰林院修撰梁潛代之。梁以文獻大成原編者七人，皆爲翰林院同僚，於是呈請解縉等七人，參加編修，而實際參大典編修者解縉、胡儼二人而已，餘五人則未。

編修局之組織：監修二人、副監修一人、正總裁三人、副總裁二十五人、纂修三百

四十七人、催纂五人、編寫三百三十二人、看詳五十七人、謄寫一千三百八十一人、續送教授十人、辦事官吏二十人；共計二千一百八十人。

至永樂六年（公元一四〇八）冬，全部完成。姚廣孝等上表呈書，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。目錄與凡例合爲六十卷。共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。成祖賜名「永樂大典」。並親作序文。其文曰：「朕唯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，盡開物成務之道，極財成輔相之宜；修禮樂而明教化，闡至理而宣人文。……然三代之後，聲明文物，所可稱述者，無非曰漢、唐、宋而已。惟我太祖，以神聖之資，廣述作之奧，興造禮樂制度。……朕嗣承宏基，必有一統之制作所以齊政治而同風俗。序百玉之傳，總歷代之典，世遠祀縣，簡編繁夥，恒慨其難一。……乃命文學之臣，纂集四庫之書，及購天下遺籍，上自太初，迄於當世，旁搜博採，類聚群分，著爲奧典。包括宇宙之廣大，統會古今之異同，巨細精粗，粲然明備。……始於元年之秋，成於六年之多。總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，名曰永樂大典。」帝序中卷數，正是姚表中卷數加上六十卷目錄之數。非有異也。

三、大典之編印

大典編輯之法，以洪武正韻爲綱，用韻統字，用字繫事；事有制度者，則先制度；物有名品者，則先名品；其有一字該數事者，則卽事而舉其綱；一物而有數名者，則因名著其實；或事文交錯，則彼此互見；或制度相因，則始末畢舉；天下郡縣歷代沿革不同，悉以明代所立州郡之名爲正，餘皆附之；而城郭山川、風俗土產、宮殿樓臺、釋道寺觀等，各詳其時地。歷代官制不同，則詳其建置因革，員額之繁簡，品秩之尊卑，職掌之輕重，一一考明其源委而分類錄之。凡歷朝國號，君主紀元，民間姓氏，世系支流，亦均詳載。其餘事事物物，網羅不遺；皆綱舉目張，條分理析。

其目錄則以平、上、去、入四聲次序：

(1) 平聲二十三韻——東、支、微、齊、魚、模、皆、灰、眞、寒、刪、先、蕭、爻、歌、麻、遮、陽、庚、尤、侵、覃、鹽。共一萬零三十四卷。

(2) 上聲二十三韻——董、紙、尾、濟、語、姥、解、賄、軫、罕、產、銑、篠、巧、苟、馬、者、養、梗、有、寢、感、琰。共二千一百七十五卷。

(3) 去聲二十三韻——送、寘、未、霽、御、暮、泰、隊、震、翰、諫、霰、嘯、效、箇、禡、蔗、漾、敬、宥、沁、勘、艷。共七千三百八十九卷。

(4)入聲十一韻——屋、質、術、曷、轄、屑、藥、陌、緝、合、葉。共三千二百七十九卷。

總計四聲八十韻，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加上目錄與凡例六十卷，正合成祖序數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。

至於(1)明史補遺載：「永樂大典共二萬二千二百十一卷。」(2)梁潛劄記：「書成合爲三萬七千餘卷。」(3)古今圖書集成載：「大典有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七卷」。(4)沈德符野獲編載：「二萬二千九百卷。」(5)明史藝文志載：「二萬二千九百餘卷。」(6)吳長元宸垣識略載：「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。」數字皆稍有不同，想係傳抄之誤；當以成祖序中數字與姚廣孝上表中數字爲定準也。

其次談及大典之式樣：高爲營造尺一尺五寸六分，寬爲九寸三分；書面以黃色絹硬裱，左上角貼雙邊方框籤條，框內題永樂大典四字，下印雙行小字，寫明第幾卷至第幾卷；右上角貼單邊正方框小籤，內寫某韻。書內頁係上等白宣紙，版框雙邊朱色，版心高一尺一寸，寬六寸九分；每頁八行，每行八分五厘。在八分五厘寬度內，皆書兩行字，每行二十八字。朱筆圈點句讀，引用書名，皆用朱書。每頁中間騎縫處，上題「永樂

大典第幾卷」，下題：「頁第幾。」每冊多爲二卷，間或有一冊卷，或一冊三卷者。上述乃原本式樣，隆慶時錄副式樣則不如此。

四、大典之散失

(1) 秉衡居士所著荷香館瑣言：「永樂大典原書共萬餘冊，陸續散出。光緒乙亥（公元一八七五）年，檢查此書，已不及五千冊；至癸巳（公元一八九三）年，僅存六百餘冊。相傳翰林學士晨間入翰林院時，使僕預攜衣服一包，出院時盡穿其衣，而包書（大典）以出，人不覺也。因各國使館人員，有人收購大典，每一冊出銀十兩；遂致散亡益速。」

(2) 劉聲木所著之萇楚齋隨筆云：「據繆荃孫藝風堂文集載：荃孫入翰林院時，大典僅存三百餘本，復爲同院諸公盜出，陸續售去。其盜書之法，早間入院帶一包袱，包一件綿馬褂，約如永樂大典兩本大小。晚間出院，將綿馬褂穿於身上，偷永樂大典兩本，包入包袱內，如早間帶來樣式；守門者見其早挾一包入，晚復挾一包出，大小如一，不知其將綿馬褂加穿於身，偷去永樂大典兩本，包於包袱內而出。久之，永樂大典三百餘

本，又掃地無餘矣。」（按：現行藝風堂文集中無此節文字。）

當時翰林院袞袞諸公，以如此妙法偷大典，雖云趣談，實亦醜聞也。

(3) 葉德輝所著書林清話卷八載：「永樂大典有百餘本，在萍鄉文藝閣學士家（按：文藝閣學士即翰林院文廷式翰林），文死後，其家人出大典求售，吾曾見之；皆入聲韻，白紙八行，朱格手抄之書，封面爲黃絹硬裱。蓋文在翰林院所竊出者也。」

(4) 蔣芷儕所著都門識小錄云：「庚子（公元一九〇〇）拳匪之亂以後，四庫藏書，殘佚過半。都人傳言，英、法、德、日四國之兵，強運藏書不少；又言洋兵曾取該書之厚一寸許長尺許者，以代磚用，支墊軍用等物。武進劉葆真太史拾得數冊，閱之皆永樂大典也。」

(5) 王小隱所著夢天餘話云：「庚子拳匪之亂後，譚學館劉可毅太史（按：劉葆真字可毅），於亂兵馬槽下，拾得永樂大典數十冊，蓋以墊物用者也。」

(6) 任松如所著四庫全書問答云：「八國聯軍之役，四庫藏書，失去四萬七千五百零六本。……永樂大典，亦在其中。」

據上抄六則資料，知永樂大典一方面散失於翰林之盜賣，一方面則亡佚於拳匪與洋